

所谓时势造英雄,成就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对小人物而言,如果不是被逼到死角、无路可选,怎么能迸发出一飞冲天的勇气与力量呢?

小岗村:一个别样的生存标本

文/黑居易(武汉)

1 600多年前,一个出生于安徽凤阳的乞丐成了中国最有权势的人。

30多年前,18个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“包产到户”的鼓声。

尽管600年来,“敢为天下先”的传统仍在延续,但30年来,“贫穷落后”的小岗村旧貌犹存。

11月6日,小岗村村支书沈浩意外猝死,不仅安徽省委书记、省长一行看望沈浩家人,而且胡锦涛总书记也表示了沉痛悼念。于是乎,曾经默默无闻了很久的小岗村,一不小心“走”到了前台,逼得人们重新正视它。我突然觉得非常遥远且陌生,自己对小岗村的了解竟然只是停留在1978年。

恰好,作家陈桂棣、春桃亲身实地采访小岗村的许多历史当事人,写了一本《小岗村的故事》,试图还原一个没有光环的真实贫穷的小岗村面目。这本书有着极为俗气的大红色的封面,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小岗村人别样的生存样本。

2 作者十分惊讶地告诉读者:“我们真的想不到,小岗村会二十年后‘江山依旧’。这些故事让我们感到巨大的震撼。”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谈及创作原由:“中国改革第一村,没有了改革的意识,丧失了改革的精神。这是很可怕的。”

其实,有啥好怕的呢?清人赵翼诗云: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行走,都只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,当然也会有后来人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行。曾经的勇立潮头,总要被后浪掩盖,这本不足为奇。

如果小岗村永远都是改革的急先锋,永远都是“这边风景独好”,那才是可怕的呢。小岗村作为“改革开放第一村”的历史地位与使命业已完成,足矣。君不见,华阴村、华西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茁壮成长,盖过小岗村的风头,这样不是更好吗?

“蚁族”中的很多人要忍受诸如无劳动合同、无“三险”等工作上的压力,还要忍受诸如家人不理解、开支拮据、无固定性伴侣等生活上的压力。

蚁族:生活如蚁 梦想成蝶

文/许骥(杭州)

1 《蚁族》这个名字取得真好!所谓“蚁族”,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。这群人确实和蚂蚁有着十分微妙的相似性:高智、弱小、群居。

实不相瞒,我也是“蚁族”中的一员。三年多的租住生活,和书中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在我租住的那个郊区村子里,大学生有之,考研者有之,校漂族有之,打工仔、打工妹有之,当地的村民也有之。在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,我和众人朝夕相处,细细体察大家的生存状态。只不过,我没有本书主编者廉思那样的功力,不能不辞劳苦地组织团队进行调查。

2 “蚁族”是一个悄然而生的群体。从《蚁族》这本书中我们可知,不少已就业的毕业生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,“以保险推销、电子器材销售、广告营销、餐饮服务为主”,平均年龄集中在22-29岁之间,九成属于80后一代。由于收入低,这些人一般选择租住在城市郊区的农民房内,十平方米左右,租金不会超过400元/月。房子一般没有独立卫生间,没有空调,有简单家具,有的人甚至还选择与人合租。

住在郊区,交通是个大麻烦。以我的亲身经历,早上七点到八点之间,黑压压的人群便聚集在公交站牌附近。远远看见公交车驶来,人群便开始骚动,不断向前挤,想要抢占车门位置。所以,公交车往往在距离站牌20米处就被人阻拦下来。车门一开,所有人便鱼贯而入。直到所有人像被海绵吸掉的水一样进去了,车才缓缓起步。不挤是不可能的,因为怕上班迟到。而这,只不过是“蚁族”一

3 当然,那些投身社会变革洪流的悲欢离合与命运浮沉,总是能勾起我们内心的丝丝涟漪。正如吴晓波在《激荡三十年》中所说,“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,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,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,它在众目睽睽之下,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。”所谓时势造英雄,成就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对小人物而言,如果不是被逼到死角、无路可选,怎么能迸发出一飞冲天的勇气与力量呢?

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户的惊天之举并非水到渠成,是为穷困的生存条件所迫,也是被逼的。他们在当时是冒着天大的风险,毅然决然地走出了第一步,却没能与商业社会接轨,脚又退回来了。不过,不少旁观者借着“第一步”的示范作用,走出去了,而且走得很远,很好。

4 随后二十年的时间里,小岗村也是“旧貌犹存”,严宏昌连生产队长也当不上,备受煎熬,痛感自己无权以至无力改变小岗村的面貌。尽管他后来在一次民主选举中当上小岗村村长,愕然发现自己依然是一事无成,爱莫能助,不得不主动退隐。这是严宏昌和他的朋友们不得不接受的个人悲剧,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,他们率先走出了第一步,却始终被这“第一步”牢固地束缚起来,欲图强终不可得。

老子有云:“其进者锐,其退也速。”是啊,成名太早,反倒限制了自己的人生发展。一生命运被锁定,无论怎样挣扎都难以撼动格局。对于严宏昌们来说,命运就是这么荒谬,敢为天下先,往往意味着后劲不足、发展乏力,随后的寂寞与蹉跎也就难以避免了。

但是,中国30年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,离不开他们的“第一步”。改变了别人的历史,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历史,这是他们的个人悲剧,更是时代的轻喜剧。这种无言的伤感,谁人知?



《小岗村的故事》
陈桂棣、春桃 著
华文出版社
2009年9月版,32.00元

真实的力量在文本之外

我不知道,在今天,还有多少人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地看完一部纪实性的作品。非玄幻非穿越,也没有精心雕琢过的文字或是颇具美感的插图,只是将现实赤裸裸地呈现给你看。

我们需要大众通俗读物来消除疲惫排解郁闷,也需要严肃性读物提醒我们去关注一些东西,思考一些问题。

于是,两本纪实性的新书《小岗村的故事》和《蚁族》进入了我的视线。前者讲农民问题,后者聚焦在一个特殊的大学毕业生群体。

《小岗村的故事》,作者是夫妻档作家陈桂棣和春桃。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,知道他俩是从五年前的《中国农民调查》开始。

小岗村的故事,已经被说过很多次了,但是善于在农村进行调查的两位作家,在小岗村呆了半年后,还是发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。为了能让这本书顺利出版,两人的家被砸二十多次,还引发了一场内容是否真实的激烈争论。

农村问题是国家的大问题,跟着两位作家回顾农村改革的道路,父辈们依然感触满怀;而对年轻的80后、90后来说,这本书的意义在于:它将补给你那段历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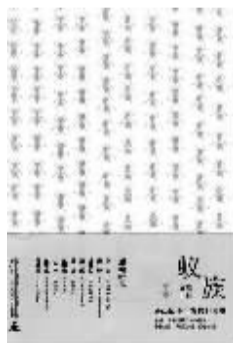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本是《蚁族》。

大学毕业生跟蚂蚁有何共同之处?一样的头脑聪明,但作为个体却微不足道,只有在聚居群落中才能获得力量。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在北京展开历时两年的调查采访,完成了这本描述“北漂”大学毕业生生活的《蚁族》。

如果说电视剧《奋斗》中一毕业就开奥迪、泡吧打台球谈恋爱的年轻人是80后的一部分,那么此书将让你看到另一部分。在城市的边缘,他们怀揣着青春和梦想,却无处安放。

喜欢廉思在《蚁族》后记中的一句话:“在这个世界上,多少沉默者在历史长河中如过隙白驹。如果我们掌握了文字,而不去记录,实在是愧对那些可以记录却无法握笔的人。”

我常常觉得,生活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,较之于虚构的小说更为精彩。向那些忠实记录现实,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代价的写作者们致敬。(童蔚)



《蚁族》
廉思 主编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09年9月版,29.00元